

博物館與華人觀眾：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發展華人觀眾之個案研究

鍾瑜平

摘要

本研究主題為「博物館與華人觀眾」，關注英國博物館如何透過其收藏、展示及教育活動搭起與華人觀眾的橋樑。研究範圍時間界定在一九九〇年代至今，空間界定於英國倫敦地區，研究方法以文獻資料、深度訪談、個案研究以及活動觀察為主，探討近十年來博物館如何受到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影響，走向觀眾多元化，並發展華人觀眾。第一節，討論英國多種族社會與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定。第二節，回顧華人移民的歷史與環境變遷。第三節，探討華人教育與中國影像對於文化認同的影響。第四節，檢視博物館如何因應多元文化政策並發展新的觀眾。第五節，以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發展華人觀眾作為個案。最後對研究主題作出總結。

關鍵詞：博物館、華人觀眾、多元文化政策、文化認同

前言

隨著前殖民地人民不斷地在英國定居，二十世紀末的英國，已是個多種族、多文化的社會。這些來自亞洲、中東、非洲等地的移民，在英國社會雖然仍是少數，但在英國落腳生活後，不斷的重新定位，找尋自己的空間與位置。大約十萬餘華人（註1）在倫敦定居，他們大多熱切地融入主流的英國社會，以追尋更好的生活，然而這種融合本身

仍是一雙軌過程，中間極需一種對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共識。雖然華人遠赴西方通商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華人移民英國也超過一百多年，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其顯著程度也不用說，可是英國人對華人的認識，卻仍是淺薄。如當年馬可波羅的時代一樣，在此的華人也依然質疑西方的價值，共同的尊重最終只能建基在知識和相互了解上。

英國華人在對自身文化回溯與認同的過程中，追溯自己文化根源的聲音開

始出現且被聆聽到，這需求促使各地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的成立，以及每年中國新年的慶祝活動。一九九〇年代開始，英國政府積極推動多元文化政策，並要求博物館正視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挑戰；一方面為本土的英國人和這些外來文化搭橋，並探討這些文化對英國文化的影響，追溯其歷史淵源，另一方面也藉此鼓勵移民參與當地的文化活動，並且嘗試從這些移民者的角度，重新檢視博物館的宗旨與功能。

移民：挑戰英國文化政策

一、試圖定義「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

事實上，何謂Cultural Diversity？很難定義。若只是以不同的民族分布在英國的領土來思考多元文化的議題，這似乎迫使移民者感覺自己是「永遠的外國人」。Diversity的想法隱含著一個規範的標準，一旦有不同於此者，便是外人、詭異、有威脅性的。然而，文化多元性應視為更廣泛的均等，例如：機會公平、人權、社會包容。無論如何，文化多元性需要有具體的主動性，近年來種族平等立法致使各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必須快速因應其多元觀眾的發展與需要。英國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委員會 (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簡稱MAL) 對於「文化多元性」定義如下：

就今日的工作而言，使用「文化多元性」意指複雜的社會組成，以及組成社會的個體與群體可能具有的多重身分。這多重身分可能與來自不同的種族、信仰、性別、性傾向、智力以及體能的差異有關，但是都包括健康情況、教育與社會背景。在實踐上的挑戰來自於欲跨越不同文化；「多元文化」方法

強調頌揚特殊性及差異性，「相互文化」方法在承認差異性的同時試圖建立一共同基礎——一個全球化之假設性優勢 (註2)。

二、關於多元文化的研討會

為充分實踐「多元文化」的理念，英國藝術評議會 (Arts Council) 協同英國評議會 (British Council) 於1997年首度在倫敦舉行「再造英國」(Reinventing Britain) 國際研討會，挑戰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問題；1998年的「調整圖像」(Correcting the Picture)，揭示文化機構管理階層缺乏「有色人種」的情況，並且強調建立藝術團體與各文化機構的合約關係。1999年11月，藝術評議會以「誰的文化遺產？」(Whose Heritage?) 為標題，第三度就文化多元性舉辦研討會，主要探討非洲與亞洲移民的成就在現今英國社會被忽視的情形。會議中強調博物館特有的「文化遺產」本質和「以人為本」的社會責任，有關包容性、合作夥伴、紀錄與檔案、教育與訓練，以及社區授權等主題皆被熱烈討論。

九年代的英國，透過上行下效的運作，使得多元文化的理念，在博物館領域不斷的有新的嘗試與實踐，尤其是帶動了博物館新觀眾的發展。然而，「華人觀眾」的需求往往被忽略 (註3)，雖然華人移民英國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中期，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華人移民長期被英國人口統計歸類在「亞洲」族群之中，所謂的Asian Group顯然是以印度與巴基斯坦來此定居的移民居多，因此，經常會遭遇分類不清或過於籠統的困難。

華人移民：歷史與發展

英國1991年人口統計資料顯示，人

口近五千五百萬的英國（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United Kingdom，簡稱U.K.）社會存在至少300種語言、14種宗教。此外，根據人口統計（註4），各民族居住在英格蘭、蘇格蘭以及威爾斯地區的人口狀況，條列如下：

白種人 (White)	51, 873, 794
印度人 (Indian)	840, 255
巴基斯坦人 (Pakistani)	476, 555
黑人-加勒比海 (Black Caribbean)	499, 964
黑人-非洲 (Black African)	212, 362
其他亞洲人 (Asian Other)	197, 534
其他黑人 (Black Other)	178, 401
孟加拉人 (Bangladeshi)	162, 835
華人 (Chinese)	156, 938
其他 (Other)	290, 206
總計	54, 888, 844

資料來源：Multi-Cultural Resource Centre

北愛爾蘭地區，估計有3000至8000個華人、1500個非洲人、1000個印度人以及700個巴基斯坦人。總計，華人約占英國總人口數的0.29%。英國政府在調查過程中未提供中文版之問卷，有些數據（例如：不諳英文的華人移民）因此被忽略。此外，留學生和非法移民也無法詳實記載，有低估華人人數的情形，實際上華人大約有25萬人（註5）。

據統計，華人社群呈現年輕化，約五分之三的人口分布在20至40歲，有良好教育背景，傾向往高等教育繼續進修。年齡在16至24歲的華人中，86%是學生。比較白種人的25.8%以及47.6%的其他少數民族高出許多，就業情況也相當穩定，比起其他民族在失業率上是最少的。

大抵來說，華人多居住在倫敦以及英國東南部的城市（South-East of England），估計有81,000人，約17,300人居住在英國西北部（North-West of England），其他約58,700人散居各地。以上所述的「華人」，包括從香港、新

加坡、臺灣、越南、中國大陸、印尼或馬來西亞來此居留的「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按人口比例來看，香港最高。然而，自1989年開始，從中國大陸來到英國的人數持續增加，反而從香港來此的人數自1991年後開始下降，且出現越來越多說普通話的移民（Mandarin-Speaker）。

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促使「街坊」的溝通與聯繫容易許多，從雜貨店、外賣店、中國超市、中文學校到音樂社團等，皆可以在網上中國城 Chinatown Online（<http://chinatown-online.co.uk>）搜尋得到，這使得華人鮮少曝光的情況有所改變。以下將分成四個段落：登陸船塢區、戰爭的流離、唐人街西遷以及確立社區地位，記載華人移民英國的始末。

一、登陸船塢區

最早的華人（當時這些來自中國的外勞被稱為Chinamen，帶有輕蔑之意）移民英國，在東印度公司的僱用下，來自中國華南地區的男性海員與勞工，有機會「下船」並滯留在倫敦與利物浦的船塢區。1901年，在英國聚居的華人開始增加（註6），尤其在倫敦東部船塢區裡的彭尼費特斯（Pennyfields）和萊姆豪斯（Limehouse）開始有雜貨店、洗衣店和小旅館等的設立，華人社區初具規模。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媒體開始把在萊姆豪斯的華人社區稱為「華埠」（China Town），而當地華人將它稱為「唐人街」，但英國政府對唐人街不甚重視。

二、戰爭期間的游移

第一次大戰期間，英國與法國僱用約十萬名的中國勞工在西部前線（Western Front）工作。少許的人試圖留在英國，但是面臨戰後的歐洲經濟恐慌，許多人決定離開，在1921年到1931年之間，倫

敦華埠的華人減少一半，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華人幾乎在此絕跡（註7）。當時，居住在倫敦的中國人主要的職業仍為船員與洗衣店勞工。

直到二次大戰期間，開始有許多華人從香港來到英國，主要原因是逃避日本在中國引發的戰亂，他們以依親方式來到英國。此時，戰後英國正流行便宜、可口具外來口感的中國餐點，家庭經營的外賣店開始大為風行，生意因此興隆，於是廉價的中國服務生與廚師的需求也增加，造就了1950年到1960年中國餐館業的興起。

三、唐人街西遷

倫敦唐人街在倫敦東部的船塢區落戶，第一次大戰期間，大約只有三十幾家店鋪。隨著一九六〇年代西遷後得以迅速的發展，現在已成為英國華人社會的一個縮影。1960年，倫敦東部船塢區式微，倫敦市政府發展市中心的蘇豪區（Soho），當時的華人社區從東部遷移到蘇豪區的邊沿地區爵祿街（Gerrard Street）一帶落戶。當時的蘇豪區是倫敦的紅燈區，但經過多年的發展，蘇豪區成為現代化的休閒飲食中心，爵祿街一帶也成為世界聞名的倫敦唐人街。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當時的英國法律允許香港新界地方的原住民到英國居留，因而吸引了不少新界人移民到英國，並在倫敦唐人街經營中國餐館等業務。1967年，香港發生暴亂事件，一些親中左派激進人士在內地文革運動的影響下與港英當局對抗，他們上街示威和放置炸彈，造成香港政治和社會動盪，不少香港人因此決定移民到英國，其中一些移民在倫敦唐人街附近開設店鋪，使倫敦唐人街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一九七〇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陸續移民到英國，並開始進入倫敦唐人街工作。1971年，倫敦威斯敏斯特區議會把爵祿街列

為行人專區，禁止車輛進入。1979年，英國政府允許兩萬名越南和華裔船民到英國居留，一些船民把東南亞的特色帶到倫敦唐人街，使它由純粹的廣東地方色彩轉向多民族方向發展。

四、確立社區地位

一九八〇年代，一些主要來自福建地區的非移民偷渡到英國，在倫敦的唐人街尋找工作機會，其中一些人組成加入了在唐人街扎根、主要來自香港的黑幫，或組成以同鄉為主的非法幫派。1985年，倫敦唐人街獲得英國政府的正式承認，已故戴安娜王妃即曾到唐人街訪問。1987年，倫敦的華人從唐人街移師到附近的萊斯特廣場（Leicester Square）舉行春節慶祝活動，這意味倫敦唐人街和華人社區的地位已經大為提高。一九九〇年代，倫敦唐人街吸引了一些來自日本和東南亞地區的移民在附近一帶開設餐館，使唐人街又發展成為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區。

華人教育與文化認同

我們所知道的華人移民歷史，幾乎環繞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第一代的洗衣店與餐飲業的故事。然而，據人口統計資料，五分之三的華人移民分布在20至40歲，這些年輕族群是如何在英國社會中生活？因此，引發英國學者派克（David Paker）研究年輕華人在現代英國社會中的發展，於1995年出版「透過不同觀點：英國年輕華人的文化認同」（Through Different Eyes: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Young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一書。該書第三節中，運用訪談資料，分析華人子女如何透過家庭、學校與社會教育吸取中華文化，以及思考所謂的文化認同。

一、文化的十字路口

Anna Angela Ma (馬巧恩) 於1985年出生於英國倫敦(註8), 父親是香港人, 母親是北京人, 有一個弟弟。16歲時, 第一次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 以下簡稱V&A) 體驗中國文化, 之後, 開始在博物館工讀。一方面是對中國文化的好奇與興趣; 另一方面, 是可以自己賺取零用錢負擔鋼琴課程, 而不必向父母親開口要錢。今年9月份, 她將進入倫敦大學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就讀(註9)。

第一次見到Anna, 是在V&A收集資料的時候(註10)。她開口向我問好, 以標準北京口音。

自我介紹之後。她說:「今天, 我來幫『阿姨』(註11)的忙。」

我訝異地問:「你是打北京來的嗎?」

她說:「不是。」

我說:「你的中文挺好的。」

她說:「是我媽教的。」

我問:「你在家都說普通話嗎?」

她回答:「只跟我媽講普通話。但是, 我也聽懂爸媽說的廣東話。」

我問:「你去過北京嗎?」

她說:「還沒有。但是, 我希望能夠有機會去北京讀書, 學習寫中文字。」

像Anna這樣在英國出生、喜歡學習母語的年輕華人(British Born Chinese, 簡稱BBC), 算是少數。

她說:「我弟弟不會說普通話。他懶得學!」

她接著說:「我媽逼他, 他也不學。」

在Anna成長的家庭中, 生活上有三種語言: 英文、普通話以及廣東話。Anna藉由母親口中的描述, 對於學習「中國」文化有著無限的期待。

她說:「中國文化對於我來說相當

重要, 我覺得這是我的根源, 且應該保有這個傳統。這說明我是誰(It is who I am), 我也很驕傲這個傳統而不討厭它。」

然而, 對於認同, 她覺得自己並不屬於任何國家。

她說:「在這裡, 我長得像中國人, 在中國我是英國人, 這可是相當寂寞的。」

Anna感覺與中國有強烈的關係(feeling Chinese), 但是非中國同族(affinity for China), 在英國社會卻為外表(face) 遭遇種族差異的非難, 在派克(1995)對英國年輕華人的文化認同研究(註12)中所提出的六種類型, 說明了Anna所處的「Inherent Chinese Identity」十字路口。

關於文化認同, 第一代的老移民沒有太多疑慮。然而文化認同的徘徊, 出現在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年輕華人身上, 過去的英國社會或博物館似乎忽略了這個議題。在英國, 被稱之為Chinese, 並非意識你對中國大陸有任何強烈同族的關係或希望住在那兒, 一份研究顯示(註13), 居住在格拉斯哥(Glasgow) 年齡介於22至52歲的華人女性, 雖然她們傾向被稱為Chinese, 但是已經將蘇格蘭視為她們的家。

影響身分形成的因素有種族、階級、性別、地理空間、特定的歷史事件、社會、文化及政治等。認同與身分, 可以作為一種表述的策略, 拓展新的發言管道, 特別是文化在空間中的位移所產生的Diaspora, 也是「從哪裡來」(或是「認同何處」)與「身居何處」之間的矛盾。

二、中國影像與文化認同

然而, 該「認同何處」? China這個辭彙, 似乎相當的多元。所謂的中國影像是如何在西方世界中建立起來? 中國影像對文化認同的關係何在? 以博物館

學習角度而言，即在鼓勵觀眾透過所呈現的「影像」，建構自我的認知與意義，並發掘博物館與世界的關係。

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對於中國相當迷戀，從馬可波羅、絲路至1709年東印度公司的成立，歐洲人似乎只能從絲綢、茶葉或瓷器揣測和讚嘆異國的技术與風情。這些歷史證物中，瓷器成了中國影像的象徵，並以china為名與其出產地「中國」成了同義詞。十八世紀，歐洲貴族掀起一股中國風Chinoiserie，與正「發燒」的Oriental達到流行的高潮。由於市場的需求，貿易瓷大為流行，印在壁紙上的中國楊柳以及各式浪漫圖案也反映著中國的影像，即所謂的中國的歐洲影像（European Image of China）。富麗、奢華、紅艷、金碧輝煌的清代（1644~1911）風格，迎合著貴族的喜好（註14）。

十九~二十世紀期間，鴉片戰爭（Opium War, 1839~1842）的結果，英國當地媒體大幅報導香港成為遠東殖民地，隨著富濃厚政治意味的文宣，描述中國人的不文明與野蠻影像，因此轉變了英國對中國的認知。然而，藝術的發展卻沒有因此受政治的約束，中國藝術對於歐洲的藝術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以及印象派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運用中國元素在西方設計上，成為歐洲當時的中國影像。可惜的是當中國藝術大量生產與出口的時分，開始被譏為沒有創意與刻板。這樣的情形反映在1851年的萬國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這個名為展現國家工藝品的博覽會，比起其他的國家，中國館的展示相當少，也沒有中國政府的參與，所有的中國展品都是由當地英國收藏家提供，多半是迎合歐洲品味的Chinoiserie風格織品、漆器、象牙雕刻以及瓷器。因此，參觀者似乎無法從這些展品了解中國。

第二次大戰後，英國人對中國的影

像轉變成物美價廉的中國食物，例如：英國人說“I went for a Chinese”，意思是到中國餐館或外賣店享用中國美食。

隨著六十年代香港功夫影片漸漸受到歡迎，李小龍成功地在一九七十年代重新塑造了中國影像，Fu Manchu壞批子的影像隨之淡去，接著成龍將中國功夫結合好萊塢動作片市場，締造電影票房。近年來，導演李安的臥虎藏龍更是獲得奧斯卡的青睞，得到最佳外語片之榮耀。然而，如此虛幻的功夫喜劇題材，真能反應當代中國影像嗎？

這三百多年英國社會對中國影像，從異國情懷、智慧以及古老的文明印象，演變至今日的社會衰微、愚行以及流行的通俗文化，如此的個別經驗與認知影響著中國文化的學習與認同。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的架構下所論及的文化認同與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在面臨西方衝擊下所論的文化認同有所不同，蓋每個文化都有其產生背景，在多元化的趨勢下，每種文化都受到尊重，每種文化也都受到挑戰，每種文化也都隨其背景的轉變而趨向各種不同的整合。

文化是不斷地經由傳承與演變而存續的，故任何一種文化並非一成不變，只是其變的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在跨文化交流不普遍下，文化的演變可能遲滯、可能緩慢，在跨文化交流已跨國界而無遠弗屆之際，文化是否會產生巨大變化，端視其是否能適應新的環境，當然文化劇烈的衝擊，也可能帶動反動。時代環境改變而帶動認同改變，並非一蹴可幾。但認同也並非我們所想的那樣可清楚觀察得到，在劇變的時代中，如果我們不把認同視為一完成適應一新文化而呈現出來的事實，那麼認同是從未完成的「產物」，且一直在進行之中，認同是在我們內心中，非外在的，不斷地建構形成想像或觀念的過程。當然以這種方式來界定認同，我們必會對文化認同此一術語權威性和可靠性產生疑

問，因而可將文化認同界定成我們共同祖先的文化，歷史與傳統遺產的分享，而產生的團體意識，但內心的文化認同與外在實際所處的環境會經常產生矛盾，也就是我們內心所想的與實際環境有所差異，如何建構在過去的文化認同以適應實際的環境，俾便應付未來，這便是認同。換言之，認同是建立在一定基礎上，並使之不斷演變以適應環境。

觀眾發展：博物館教育多樣性與延展性

根據Eckstein 與Feist (1992) 的報告指出，長期以來英國博物館觀眾以：白種人、中產階級和教育程度高的知識份子為主流。從Davies (1994) 的報告書中，顯示到英國旅遊的外國觀光客有75%以上在旅遊過程中參觀了博物館。似乎，有錢、有閒、有教養成了博物館觀眾的特點。因此，強化博物館的開放性 (accessibility) 和觀眾廣度 (broaden visitor profiles) 是當今英國博物館界的重要議題。Hooper-Greenhill (1994) 指出博物館正逐漸由靜態的藏品庫房，轉而為活潑的學習環境。博物館越來越想知道「觀眾的想法是什麼？」，因此，所謂「博物館行銷」開始被學界與博物館業界廣泛討論。市場調查是行銷的必要工具和蒐集基本資料的方法。自1990年以來，因應多元文化政策，倫敦博物館透過市場調查與研究，開發所謂的「非」觀眾，針對華人觀眾的案例包括1992年倫敦傑佛瑞博物館 (The Geffrye Museum) 結合倫敦漢克寧 (Hackney) 華人社區推出的特展「家：中國文化對英國家庭的影響」(Chinese Home: Chinese Traditions in English Homes)，策劃者漢明 (Hemming, 1996) 表示華人社區所提供的寶貴資源是展覽成功的關鍵，例如借展的「家用品」以及老年

義工的「回憶」，吸引了許多年輕的華人；倫敦市立博物館 (The Museum of London) 繼92年「住在倫敦的人」(The Peopling of London)，聘請華人Jessie Lim女士策劃97年的展覽「半邊天」(Half the Sky: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London)，透過視覺影像詮釋女性華人在倫敦的生活與發展。大英博物館和V&A在John Reeve和David Anderson的鼓勵下，邁向多元文化的教育政策。

然而，並非所有的博物館都清楚了解「什麼是文化多元性？」與「博物館的關係何在？」。因此，博物館對多元文化的回應往往被譏為過於「膚淺」、「粉飾」、「短暫」的，這種「片斷」的圖像，似乎與政府的理想有所落差 (註15)。為建立方法與策略，博物館與美術館委員會 (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 委託調查博物館工作人員對多元文化政策所採取的態度，以及少數民族社群對博物館因應多元文化的看法 (註16)。透過深度個別訪談十四個博物館的人員，以及十組焦點團體 (Focus Group Discussion)，研究發現，缺乏組織目標、政策實行、專家、訓練以及少數民族社群的工作者，致使博物館面臨推動多元文化工作的難題。此外，少數民族社群表示不滿意博物館現在的做法，原因包括：缺乏與他們有關的藏品或材料、語言的屏障、對來源解釋不清、連結亞洲人負面的影像 (例如：飢荒、災難等) 以及仍帶有殖民主義觀點詮釋非洲的歷史。這兩份報告給博物館的建議摘要如下：

- 典藏方面：強調少數民族的貢獻，並收藏與其相關的文物。
- 展示方面：運用臨時展覽，呈現與其相關的主題，並與各社群合作。
- 教育方面：建立溝通管道，向學校和社區組織各類活動，與其諮詢影像選擇與內容詮釋。

•行銷方面：尋求更有創意的行銷策略。

為建立有效溝通管道，發展少數民族觀眾，引發「少數民族可以在博物館工作嗎？」的議題。從統計數字來看（註17），在1993年少數民族只占英國博物館工作人員的2%，這個議題在1998年終於獲得英國政府的重視，管理者的進用與訓練成為多元文化政策重要的發展。英國博物館協會（Museums Association）為響應此政策，開始推動“Diversity! Increas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museum careers to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的計畫。首先結合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博物館學研究所（Museum Studies），提供數名公費生，並協助其未來在博物館就業的機會。博物館協會的目標，在於確保參與計畫的少數民族能夠取得專業或學術的資格，可長期的擔任博物館的工作。此外，英國藝術行銷協會（Arts Marketing Association）也以「少數民族」之名，提供研討會議費用的優待。事實上，博物館開始陸續提供從非洲、亞洲以及印度等地區的移民工作機會，協助博物館建立與其社群的聯繫（Community Liaison）。

隨著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其社會功能越來越受到關注。1997年至1998年，英國博物館協會討論博物館定義中應當反映出博物館的社會參與性，進一步強調博物館是為公眾、為社會服務的。當今英國社會趨向種族與文化多元的趨勢，重視文化對人類生存的重要作用，因此博物館「以人為本」之宗旨，將有助於移民者在新社會的自我認同。然而，英國博物館也將面臨如何在當代社會中詮釋一度屬於其他地區的文化遺產。此外，博物館教育的觀念也應有所創新，博物館教育的目的並非只在「教」，而在幫助觀眾「學」，或者是相互的溝通。從社會變遷來看，博物館扮

演提供教育機會均等的角色。民主社會應提供彈性而多元的學習管道，以供個人選擇。博物館是具有高度異質性的學習機構，可提供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

Reeve（1998）指出博物館是人類社會的產物，與社會具有互動與共生的關係，當人類社會邁向學習社會發展之際，博物館勢必需要有所轉變。因為終身學習理念的迅速發展，國外已預測博物館將在政策及經費上，更加支持成人及終身學習有關的工作。英國在1997年，由「博物館與美術館教育中心」（Centre for Museum and Gallery Education/CMGE）與中西部地區博物館委員會（Regional Museum Councils）共同籌劃與發展終身學習計畫（Learning Project），闡述終身學習各種理念、原則和精神，以研擬博物館的教育策略，並協助規劃完備的教育標準、具體方案和工作計畫（鍾瑜平、李宜秋，2000）。

此外，博物館能提供不同文化接觸的最佳機會，而傳統上，博物館也一向勝任運用實物來展現文化，提供觀賞與理解文化世界。許多觀眾去博物館是要學習其他文化，在觀眾心中，博物館對於文化的記錄與描述的準備性具有一定的權威，對於文化的實質，博物館是可信賴的資訊來源（曾小英，1998）。學習社會的特徵之一是多元、開放與平等，因此個人終身學習的內涵也必須多元化，博物館應發揮傳統以來提供觀眾學習多元文化的優勢。

古老的文化，嶄新的世界： V&A個案研究

一、背景資料

位於倫敦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的V&A每日10：00~17：45開放，每週三延長時間至晚間10：00。因應國家博物館Free Campaign的計畫，現

在參觀博物館免費。V&A有三個分館，分別是威靈頓公爵博物館（Willington Museum）、童年博物館（Bethnal Green Museum of Childhood）和戲劇博物館（Theatre Museum）。近年來，博物館致力使用視覺資源，促進社會大眾對文化差異的意識與了解，並探究影像（image）、認同（identity）和公民權（citizenship）的意義。

二、遠東部門收藏（Far Eastern Collection）

名為遠東部門，有其世界主義（註18）的發展背景。V&A建立於1852年，同年，購進第一件中國文物，這是新石器時代的玉器，製作於公元前3000年。今日，仍持續收藏現代藝術家的作品，已是中國藝術品非常豐富的機構。V&A收藏三萬餘件一度屬於中國的獨特與重要的藝術珍品，包括：繪畫、書法、青銅器、玉器、陶瓷、象牙雕、木雕、竹器、家俱、紡織品以及服飾。中國珍藏在六個展覽廊中呈現。著名的徐展堂中國藝術館（T.T. Tsui Gallery of Chinese Art），是收藏家徐展堂先生所贊助，相鄰的中國貿易館，由哥佛里先生贊助。B層98室展示遠東紡織品，頂樓D層的143室、144室和145室展示三千餘件中國陶瓷、象牙雕刻、石雕、竹雕、木雕、玉器以及鼻煙壺。除了中國文物，遠東方面的收藏也包括韓國和日本的藝術珍藏。韓國三星館與日本東芝館與徐展堂館鄰近。韓國館最受矚目的是精緻的青釉瓷器、家俱和服飾。日本館展示包括和服、根付、印籠、漆器、盔甲和兵器。

三、中國藏品新展示

Susie Fisher Group（1990）的調查報告顯示，亞、非裔的青少年、老年人、婦女極少出現在博物館，即使博物館的典藏或展示與他們的歷史和文化息

相關。「過於藝術」和「只屬於鑑賞專家才懂得欣賞」的感覺，致使他們遠離「不舒適」、「冰冷」以及「沉重」的展示空間。許多博物館開始重視「市場調查」，了解觀眾的喜好以及學習方式。

因此，針對觀眾而設計的徐展堂中國藝術館在1991年6月13日由英國皇儲查爾斯王子揭幕。徐展堂先生不僅捐贈他的重要收藏，還包括一百二十五萬英鎊的教育基金，並要求僱用一名教育主任來推動中國藝術。此時，英國多元文化政策正醞釀著，V&A的中國藝術館引發九十年代各博物館開始重視所謂的華人觀眾（Chung, 2001），如何重新詮釋博物館現有收藏以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博物館的重要課題。

徐展堂中國藝術館（圖1）展示了超過600件的繪畫、陶瓷、家俱、紡織品及服飾等藏品，透過六個展示主題（thematic approach）：包括生活（living）、飲食（eating and drinking）、釋道（temple and workshop）、明器（burial）、御制（ruling）以及賞鑒（collecting）（註19），打破一九五〇年代以來按年代編排的方式。為使參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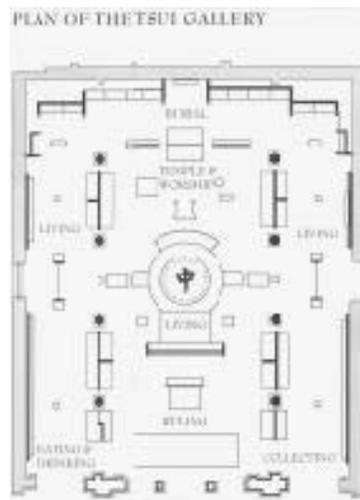


圖1. 徐展堂中國藝術館平面圖

可以與其平日的生活連結，在視覺化的解釋說明看板上，引發觀眾對下列問題的興趣：

- 這是什麼材質？（What are these art objects made of?）
- 在哪裡製作？是誰做的？（Where were they made, and by whom?）
- 這些裝飾的意義為何？（What do the decorations mean?）
- 怎麼到博物館的？（How did these art objects arrive in a museum?）

讓參觀者觸摸（Hand-on）兩件博物館珍藏：十七世紀的佛頭和明代花瓶，也是一項革新。博物館發現這使得參觀者可以與器物有更多的互動。整體來說，採取「觀眾導向」的展示方式確實促使一般大眾「親近」中國藝術、文化和歷史。然而，Barnes（2003）指

出，V&A 只專注中國歷代王朝的藝術與文化，忽視二十世紀當代的發展，儘管V&A持續大量收藏有關政治、藝術與設計的中國文物。

四、華人觀眾發展策略

為因應日益年輕化的、大眾化的華人觀眾，V&A嘗試突破陳舊的主題與傳統的節目，走向節慶化、競賽化、合作夥伴化、到府服務化以及當代化的觀眾發展策略。2003~2004年間，約有一萬五千人次參與博物館華人教育活動（這不包括徐展堂中國藝術館參觀人數），比起往年有持續增加的趨勢（註 20）（表1）。

（一）節慶化

V&A開始舉辦中國節慶活動也是近十年來的事。所謂的中國三大節慶包

表1. 博物館教育節目與華人觀眾2003 2004

節目	日期	策略	人次
2003			
中國象棋大賽	5月25日	競賽化	成人25 孩童23
端午節華人社區活動	6月7日	到府服務化	成人55 孩童19
龍舟同樂日	7月13日	節慶化	成人180 孩童100
歡慶中秋	9月13日	競賽化	成人900 孩童850
養生之道—— 傳統中國醫學研習	10月5日	當代化	講座 250 實作 340
光點藝術節	11月29~30日	合作夥伴化、當代化	成人1661 孩童490
2004			
中國新年	1月29~30日	節慶化	成人4647 孩童3860
英國中文學校聯會晚會	2月29日	合作夥伴化	成人500 孩童400
健康中心老年觀眾 博物館參觀	3月4日	到府服務化	成人50

資料來源：Access, Social Inclusion &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Schedule, V&A提供

括：端午節、中秋節和舊曆新年。華人離鄉背井在各地生活，離開了農事，少了廟宇祭祀，除非是商家，「農曆」對於一般人似乎已經不是那麼重要，唯獨三大節慶仍可勾起他們對家鄉的回憶，並與同鄉朋友敘舊的日子。為深入華人生活，V&A開始舉辦「節慶」形式的教育活動，目的在於凝聚不同種族對於過去祖先的生活經驗。

夏季的「龍舟同樂日」往往吸引許多華人參加，尤其是社團、商號、學校等單位都會組隊參加龍舟競賽。2002年，V&A也組團參與，並且拔得頭籌。今年，則邀請中國內畫（鼻煙壺）藝術家在現場親自示範，增添了端午的詩意（圖2）。2001年的「歡慶中秋」（Mid-Autumn Festival），透過燈會、武術以及中華文藝匯演（Chinese Cultural Variety Shows），吸引了許多華人家庭觀眾。從Albert Hall到博物館大門口前站滿了600個手提燈籠的大人與孩童，頓時南肯辛頓好不熱鬧。2003年的中秋更邀請了年輕華人樂團，吸引了許多從未參觀過博物館的青少年族群。歲末壓軸的「中國新年」，祥獅獻瑞一直都是眾所矚目的歡樂活動。近年來，出現「多種族」的



圖2. 龍舟同樂日Out reach活動

獅隊，其中包括：倫敦當地的白人、黑人、印度人以及華人。據黃彩玉女士表示（註21），或許是由於中國功夫熱引發的學習效應，其他民族的人因為個人興趣，甚至遠赴香港或中國學習武術。這個獅隊的成員各自有其專業，多半是利用閒暇之餘一同練習。

（二）中國才藝研習與競賽（Workshops and Competitions）

小朋友學才藝，似乎在華人社會中相當普遍。因此，V&A在中華藝術教育推廣之初，常透過免費學習才藝的方式，吸引華人家庭主動參與活動，並進一步了解博物館（圖3）。此外，配合博物館常設展示和當期特展，並規劃舞蹈、音樂、剪紙、書法、象棋等研習課程。另一方面，則透過競賽的方式，增進參與學習的動機，例如：中國象棋大賽（圖4）。這個方式在其他博物館的活



圖3. 博物館教育活動——臉譜彩繪



圖4. 中國象棋大賽

動上鮮少出現。

(三) 與中文學校聯會建立合作夥伴 (Partnership)

英國政府於1988年「國家課程」中提出主要學科和次要學科，明確地指出博物館教育可與學校課程連結之處。

V&A在1993年首度出版「中國教育教材」(圖5)，提供老師關於中國歷史與藝術的資訊，並協助其規劃博物館校外教學活動。

V&A已經與「英國中文學校聯會」建立合作夥伴的關係，共同推廣中文教育和中華文化。英國中文學校聯會於1994年7月7日成立，它的前身是英國中文教材編輯委員會。這委員會的目標是為在英國生長的華裔學童編撰一套中文教材，程度適合5至16歲的學童。委員會現已順利地編寫了一套共十一冊的「英國中文課本」。英國中文學校聯會共有會員學校九十二間，所代表的學生人數超過一萬一千人。聯會在推動中文教育方面的工作，除了提供英國中文課本外，還先後舉辦了四次廣東話師資培訓班和兩次普通話師資培訓班，目的在使教師們能夠更有效地利用現成的語文教材施教。聯會不僅提供、發展教材和舉辦師資培訓班，在文娛康樂等活動方面也很活躍。



圖5. 中國教育材料

(四) 向華人社區組織各類活動 (Chinese Outreach)

中國藝術教育主任還為華人社區組織各種「到府」活動，即所謂的 Outreach。使得平日難得參觀博物館的華人，有機會了解博物館，使用博物館資源，V&A因而擴展新的觀眾。作為一個終身學習的社會教育機構，V&A藉社區攝影活動，鼓勵華人透過相機詮釋唐人街的印象，以及回憶過往經驗。

2000年的中國新年，博物館協助學校將教室布置成中國新年的氣氛，老師們也穿上紅色喜氣的服裝，師生們參與剪紙、彩帶與舞獅的活動。2001年3月的中秋佳節前，博物館事先在中文學校 (Chinese Saturday Schools) 舉辦花燈製作的研習課程，這個先前的宣傳工作，使得許多華人也到V&A參與「歡慶中秋」的活動，成效良好。

(五) 傳統主題，當代創意

過去，博物館舉辦中國藝術推廣讓一般人感到與「現實」生活無關，無論是才藝推廣或節慶活動，似乎只在喚起久遠的文化與歷史。學習中國書法、剪紙、戲曲、象棋等，長期以來成了刻板的博物館教育印象。雖然悠久的文化傳承相當值得重視，然而在新的生活環境下，這些文化是否賦予「時代意義」，是博物館必須要去思考的課題。一個重要的發展，即是使用博物館的收藏與研究，提供「他們」對於「他們」過去文化與歷史的學習環境，並展現他們的生活，讓其他種族的人去了解，博物館提供了一個具有意義的「溝通管道」(註22)。而「中國旗袍——百年風韻展」寫下了「穿旗袍不再成為歷史」的時代精神。

• 「典藏」的時代意義：一般人提到世界著名的時裝都會，不論是巴黎、米蘭、倫敦、紐約，也都會想到V&A的豐富世界服裝收藏，V&A對於中國服飾的收藏也是近十年來的事(註23)，

這是因為希望達到“Whole Dress Collecti 的目標，而不因此忽略中國、南美洲或其他地區的現代服飾發展。V&A收藏二十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旗袍，分別以時代（每十年）、設計以及名人為主要收藏原則。例如：V&A珍藏一件曾經屬於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寶藍色絲質旗袍（年代為1983），是由一位臺北駐英辦事處的女士所捐贈。第一夫人（First Lady）宋美齡女士除了在美國求學時期，一生都穿著旗袍，她的優雅形象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女性偶像（Icon）。

- 「設計」的時代意義：作為一個以設計著稱的博物館，V&A提供了各地的設計特色，重新詮釋在當代的生活。旗袍在一九三〇年代的發展，影響了當時的服裝，甚至是廣告畫報，許多當時的影像仍然在當代設計中出現。從三〇年代的設計，可以發現東西方流行的結合，例如：瑞士機械加工的蕾絲滾邊接縫在綢緞的旗袍上，這種風韻（style）成為時髦女性的最愛。然而，至今旗袍的設計對於當代時裝設計仍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無論是著名的華人譚燕玉和Anna Sui，甚至是西方的男性服裝設計師，都嘗試應用旗袍設計的風格與元素。
- 「名人」的時代意義：中國藝術教育主任黃彩玉巧妙地使用社區概念，募



圖6. 中國旗袍——百年風韻展

集了十二名華人女性，自願擔任模特兒「展現」旗袍的風韻（圖6）。這些自願者多數為學生，也有老師、家庭主婦參與。這種做法在博物館是個首例，也達到吸引華人參與的效果。而引起各大媒體的報導，有助於促使鮮少注意博物館的華人第一次參觀V&A。黃彩玉女士還親自請當代的師傅根據博物館的收藏重新縫製新款旗袍，甚至考究不同時代旗袍的配件，她說：「男人喜歡欣賞著旗袍的女人，是因為穿著旗袍時展現出的曲線美、大方和文雅。」（註24）

除了以旗袍為主題，2003年10月，V&A將中國「養生之道」帶入現代生活，提供傳統中國醫學講座。當中國醫學在英國社會越來越受到重視，並且在倫敦各地執業醫師越來越普遍的情況下，這個主題將會吸引許多華人觀眾，甚至是當地英國人。

五、華人管理者：中國藝術教育主任 （Chinese Arts Education Officer）

為提供參觀者中文的節目、推動華人社區參與博物館，而聘用中華藝術教育主任一名，V&A是首例，從Alice Wong到Christine Chin，至今十年整。Alice Wong的薪資是由徐展堂先生贊助，到Christine Chin則已列入V&A的正式預算，顯示博物館對於中國藝術教育主任的重視，以及這十年來對華人教育貢獻的肯定。

（一）背景

1993年4月Alice Wong擔任V&A首任中國藝術教育主任，其主要工作在於針對當地華人規劃例行的博物館教育活動，並且介紹中國藝術和文化給英國大眾（Chung, 2001）。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際，她決定結束四年的V&A工作返回香港（註25）。之後，延宕多時的職位，1998年12月才由Christine Chin接任這個職務（註26）。因此，97~98年之

間，V&A的Chinese Outreach 服務幾乎停擺。

曾經同樣以「留學生」身分來到倫敦的Christine，二十多年前由於馬來西亞當地排華問題，畢業後決定與先生在英國謀求生路，選擇定居倫敦，並育有兩男一女。由於環境背景，Christine 有著廣闊的華人社群網絡，經常被不同的華人社區（例如：Camden, Milton Keynes, Hackney, Islington）以及協會（例如：Ming Ai Association, Yang Chou Chinese Organisation, Chinese in Britain Forum）邀請，這有助於中國藝術與文化的推廣（註27）。

（二）經歷

Alice曾經在Norwich Chinese School 和Derby Chinese School兩所中文學校擔任語文老師，之後在倫敦蘇豪區的華人中心工作期間，為服務當地華人，曾策劃許多文化活動，這個經驗使她熟悉華人的生活型態。同樣有著教學經歷的Christine，早期在大英國協機構（Commonwealth Institute）工作，使她經歷許多不同的教學環境，並常以「到府服務」的方式深入各個社區，在中華文化推廣上有相當的經驗。

（三）風格

由於Alice 是第一位中國藝術教育主任，一切的工作都是全新的開始；尋找適當的工作夥伴，建立有效的溝通模式，吸引華人觀眾，都是難題。她指出這些從不同地方來的華人藝術家沒有一個清楚的聯繫管道，而且在溝通上存在著文化的代溝（註28）。Christine 對於投入時間尋訪不同的合作夥伴卻樂在其中，各地來的藝術家、專業顧問、英國中文學校聯會或各華人社團等，都是其對象。從Alice 的「節慶活潑化」到Christine的「主題深入化」，將中國藝術推向多元的博物館社會教育。

結語

今日，世界的距離已經變得相當微小，大多數人對於「地球村」這個詞的運用都是耳熟能詳的。不同的民族同時定居在同一條街上的情形，在許多城市已是一種常態，特別是在英國。這些移民最初來到新的國家，在陌生的環境與語言圍繞下，大多數人只能從事勞力密集型的工作，並試圖讓自己融入這個新社會中。此外，華人子女對中華文化的學習機會，除了家庭教育的養成，周六語文的學習，中國新年習俗的沿襲，或華人組織的才藝班之外，華人教育似乎只侷限於語言或才藝上的訓練。雖然母語的熟悉有助中國文化的學習，然而「悠久遙遠」的中國影像，在離鄉後所造成的生活變遷下越來越模糊，華人漸漸入境隨俗，最後只剩象徵意味的「中國新年」。

如今，博物館正扮演一個文化溝通的媒介，不僅將中國文化透過博物館典藏、展示和教育的功能向華人社區推廣，同時也介紹其他族群的文化給華人。近年來，V&A重視華人觀眾的開發，並持續建立年輕觀眾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開端。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機構，博物館可以統合多元化社會中不相關的各類團體，可以在協助個人、機關表達各自的想法與獨特的文化時，又同時產生一種共同意識，並且瞭解到彼此之間的相關性。博物館可以解讀詮釋已發生的變化，甚至影響到變化的發展。它是世代之間的橋樑，它尊重不同的觀點，它永續存在。針對這樣的功能要求，博物館兼顧傳統角色與日新的需求，在多種族、多文化的環境下，開啟華人的文化教育，強化中文學校的教育資源以及豐富華人社區的生活方式，進而搭起華人教育與各機構的橋樑。

誌謝

本專題研究計畫蒙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獎助，並感謝倫敦V&A黃彩玉女士對此研究的鼎力幫助。

附註

註1. 本文使用「華人」一詞泛指從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以及臺灣的移民者。

註2. 檢附原文In the context of our work today, we use the term Cultural Diversity to mean the complex composition of society, make up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ho may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These may relate to ethnicity, faith,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ability, but might equally include health status and education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A challenge is set for practice that seeks to cross cultures. A 'multi-cultural' approach highlights the celebration of distinctiveness and difference.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while acknowledging difference, seeks to establish common ground - one of the supposed advantages of globalisation. 詳細資料請參考 Cultural Diversity Statement, Issues and Action Plan for Resource (2002)

註3. 在V&A的活動觀察中，許多人表示博物館沒有提供中文說明、展覽題材過於陳舊，或沒時間參與教育活動，這些因素將使得他們不想（或無法）再次造訪博物館。

註4. 1991年的人口統計是最新的官方資料。詳細參照 <http://www.statistics.gov.uk>。

註5. 根據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a ministry of CCCOWE。

註6. 根據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The China born popul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851~1931。

註7. 參考Jones, Douglas. The Chinese in Britain : Rebirth of a Community. New Community 14 (1/2) , 245~247, Autumn 1987。

註8. 英國護照使用Anna Angela Ma，另外持有香港的身分證，使用中文姓名馬巧恩。

註9. 我以電子郵件（email）的方式，請Anna回答：從哪來、從哪學習普通話、第一次於博物館學習中國文化的經驗、中國文化的意義，以及何時開始在V&A工作。

註10. 日期：2003年7月11日。之後，7月13日星期天，我們在倫敦Docklands龍舟競賽活動再次見面。

註11. Anna口中的阿姨是中國藝術教育主任黃彩玉女士（Christine Chin）。在英國，少見尊稱阿姨，多半是直呼名字。

註12. 派克歸納出六種類型的文化認同，包括：（1）Be just normal（2）The best of both worlds（3）Inherent Chinese identity（4）Mixed feelings and ambivalent identities（5）Open and conn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s（6）Identity and potential migration。

註13. 詳細資料請參考 Ang-Lygate, Magdalene. Everywhere to go but home : on (re)(dis)(un) locatio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5 (3) , 375~388, 1996。

註14. Tam, V. 2000. China Chic. New York : Regan Books, p.198.

註15. 詳見英國博物館與美術館委員會（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

mission, 簡稱MGC) 提供的「響應多元文化：博物館與美術館指南」(Responding to Cultural Diversity : Guidanc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 可以從政府網站下載<http://www.resource.gov.uk>。

- 註16. 兩份研究報告：包括 Cultural Diversity in Museums and Galleries (ALAAP, 1997, unpublished) 和 Cultural Diversity : Attitudes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towards Museum and Galleries (BMRB, 1998)。
- 註17. 資料來源：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re Survey 1993。
- 註18. 所謂博物館的世界主義係就其後來的發展而言，在當時是非常複雜的，有歐洲殖民亞非的帝國主義因素，有歐洲文明居於人類文明之顛峰的進化論因素。
- 註19. 六個主題中文名稱根據 V&A 現場展示。
- 註20. 華人教育節目的參與情況為 1999 / 2000 : 2032 人次、2000 / 2001 : 4300 人次、2001 / 2002 : 6500 人次、2002 / 2003 : 8500 人次、2003 / 2004 : 14350 人次。
- 註21. 2003年7月12日以「博物館與華人觀眾」為題，採訪黃彩玉女士。
- 註22. V&A 教育部門主管安德生 (David Anderson) 於2002年12月2日接受鳳凰衛視歐洲臺訪問。
- 註23. 遠東部門織品研究員威爾森女士 (Verity Wilson) 於2002年12月2日接受鳳凰衛視歐洲臺訪問。
- 註24. 黃彩玉女士於2002年12月2日接受鳳凰衛視歐洲臺訪問。
- 註25. Alice Wong 在1996年5月7日接受訪問時，顯現憂心 97年香港回歸後的情況。作為留學生的她，抉擇於是否移民英國或返回香港謀求更好的職業。

註26. 據黃彩玉女士表示延宕的原因有二：其一，V&A 考量此職位是否要聘用專職管理者，或採取以任務為導向的兼任人員。其二，適合的人選難尋。

註27.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98~1999.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p.37.

註28. Alice Wong 在1996年5月7日的訪問中提到。

參考文獻

- 曾小英 1998 博物館異文化展示內的跨文化溝通 博物館學研討會：博物館的呈現與文化論文集。頁：138~160。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鍾瑜平、李宜秋 2000 博物館終身學習理念與體系的建立：英國經驗。博物館學季刊，14 (2) : 27~35。
- Ang-Lygare, M. 1996. Everywhere to Go but Home: On (re) (dis) (un) locatio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5 (3) : 375~388.
- Arts Council, 1985. Toward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monitoring report of the Arts Council ethnic minority arts action plan. London : Arts Council.
- 1989. The Ar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ymposium Report. London : Arts Council.
- Baker, W. V. 1985. The Arts of Ethnic Minorities : Status & Funding : A Research Report. London :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
- Barnes, A. 2003. China in Britain : The Representation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Museums. Museological Review, 9 : 1~15.

- Bond, M. H. 1991. *Beyond the Chinese Face*.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n, C. 2003. *Chinese Arts Education Officer*,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 Chung, Y. 2001. *Diversity, Chinese Identity and Museums in London*. The 4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Overseas Conference, ISSP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 Clegg, J. 1994. *Fu Manchu and the 'Yellow Peril' : the Making of a Racist Myth*. London : Trentham.
- 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2002. *Cultural Diversity Statement, Issues and Action Plan for Resource*. London : 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 Davies, S. 1994. *By Popular Demand : A Strategic Analysis of Market Potential for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in the UK*. London : 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
- Dewing, D. et al., 1992. *Chinese Homes*. London : Geffrye Museum.
- Eckstein, J. & Feist, A. 1992. *Attendances at Museums and Galleries*. *Cultural Trends 1991* : 70~79.
- Golding, V. 1997. *Meaning and Truth in Multicultural Museum Education*. In Hooper-Greenhill, E. (ed.), *Cultural Diversity : Developing Museum Audiences in Britain*.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203~225.
- Hemming, S. 1996. *Using Educational Work in the Community to Open up Museum Awareness and Change Exhibition Practi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ondon : Geffrye Museum.
- Hooper-Greenhill, E. 1994. *Museums and Their Visitors*. London : Routledge.
- 1995. *Audiences : A Curatorial Dilemma*. In PEARCE, S. (ed.), *Art in Museums*. London : Athlone. pp.143~163.
- Hooper-Greenhill, E. (ed.) 1997. *Cultural Diversity : Developing Museum Audience in Britai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T. 1993. *Britain's Ethnic Minorities : an Analysis of the Labour Force Survey*. London :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Khan, N. 1976. *The Arts Britain Ignores : The Art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Britain*. London : Community Relations Commission.
- Owen, D. 1992. *Ethnic Minorities in Great Britain : Settlement Patterns, 1991 Census Statistical Paper No.1*. Warwick : University of Warwick,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thnic Relations.
- 1993. *Ethnic Minorities in Great Britain : Age and Gender Structure, 1991 Census Statistical Paper No.2*. Warwick : University of Warwick,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thnic Relations.
- *Ethnic Minorities in Great Britain :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1991 Census Statistical Paper No.3*. Warwick : University of Warwick,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thnic Relations.
- *Ethnic Minorities in Great Britain : Housing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1991 Census Statistical Paper No.4*. Warwick : University of Warwick,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thnic Relations.

- Parker, D. 1995. *Through Different Eyes :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Young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 Aldershot : Avebury.
- Reeve, J. 1987. Multi-Cultural Work at the British Museum. *Journal of Education in Museums* , No. 7 : 27~29.
- Reeve, J. 1998. The Museum Aud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二十一世紀博物館的新視覺：博物館館長論壇研討會論文集。頁：78~87。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Simpson, M. 1987.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Museum. *Journal of Education in Museums* , No. 7 : 1~6.
- Song, M. 1997. You'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nglish: Investigating Chinese Siblings' Cultural Identities. *New Community*, 23 (3) : 343~362.
- Tam, V. 2000. *China Chic*. New York : Regan Books.
-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98~1999.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 1999~2000.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 2000~2001. Annual Report.
- Wilson V. 1993. *China: A Teacher's Pack*. London :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 Wong, A. 1996. Former Chinese Arts Education Officer,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93年2月12日；接受日期：93年7月7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為英國萊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博物館學博士候選人。

Museums and Chinese Audiences : A Case Study of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Yupin Chung*

Abstract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ere was a noticea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xhibitions purporting to address aspec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London's museums and galler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one aspe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 Museums and Chinese Audiences. It aims to examine how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s a social ideal is conditioned by the British social structure and explores the roles of museums in the building of a new self-image and helping communities appreciate their heritage. To these end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ulticultural approaches utilized by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o provide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a museum can pay increased attention to "new" audiences by providing access to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to explore, understand and express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cerns that are of importance to them. The information used in the study is drawn from documents, personal interviews and the author's participation in workshops and events.

Key words : Museums, Chinese, Cultural Diversity, Identity, Audience Studies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